

〔唐〕温庭筠撰
〔唐〕韋莊撰
〔南唐〕馮延巳撰

曾昭岷校訂

温韋馮詞新校



1222.842
16

〔唐〕温庭筠
〔唐〕韋莊 著
〔南唐〕馮延巳

曾昭岷 校訂

温
韋
馮
詞
新
校

唐
韋
馮
題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B 064101

溫韋馮詞新校

〔唐〕溫庭筠
〔唐〕韋莊 著
〔南唐〕馮延巳

曾昭岷 校訂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插頁2 印張15 字數253,000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000

ISBN 7-5325-0444-1

I·252 定價：5.50元

前言

昔人論詞，皆斷自唐代。唐初諸作，不過破五、七言詩爲之，柳範江南折桂令諸篇，已久佚不傳。中、盛以後，詞式始定。世傳太白所作菩薩蠻、憶秦娥兩詞，黃昇尊爲「百代詞曲之祖」，唐宋諸賢絕妙詞選，張皋文詞選，首列青蓮，有深意焉。迨溫庭筠出，始專力於詞，創調尤多，變民間俚曲爲「詩客曲子詞」，而體格大備。其後韋端己領袖西蜀，馮正中導揚江左，詞之作也，不僅爲傳唱之豔曲，更進而爲抒情之文學，不僅寫感情之事件，更進而寫感情之境界。開北宋一代風氣。

溫庭筠（八一——八七〇？），本名岐，字飛卿，山西太原人。其先世雖極貴顯，然其時家世已衰微矣。庭筠苦心文華，尤長於詩賦。初至京師，人士翕然推重。與李義山、段成式齊名，文筆華麗，風靡一時，三人皆行十六，文號「三十六體」。庭筠以經邦濟國自勵，嘗作詩云「經濟懷良畫，行藏識遠圖。……驥蹄初躡景，鵬翅欲搏扶」（書懷百韻），「自笑漫懷經濟策，不將心

事許煙霞（郊居秋日有懷一二知己）。他對裴度、李德裕等中興名臣，推崇備至，有「王儉風華首，蕭何社稷臣」（中書令裴公輓歌詞二首），「一拋蘭權逐燕鴻，曾向江湖識謝公」（首春與丞相贊皇公遊止）之句，比之爲蕭何、謝安。庭筠曾從裴度遊，且與李德裕有通家之誼，時朋黨競盛，中外箝結，然當李德裕失勢時，「八百孤寒齊下淚，一時回首望崖州」，雖懷戀痛切，却無敢昌言者，獨庭筠仗義賦詩，申其不平：「豐沛曾爲社稷臣，賜書名畫墨猶新。幾人同保山河誓，獨自栖栖九陌塵。」（題李相公敕賜屏風）又庭筠曾從章恪太子遊，太子遭王賢妃及中官讒害天亡，庭筠於詩中屢致念，不避禍忌。觀其風格，似非舊史所稱「無特操」者。唐時科舉，最重進士。庭筠以生性傲岸，持才詭激，好譏訶權貴，多犯忌諱，取憎於時，尤爲時相令狐綯所不容，由是累年不第。宣宗嘗賞其「玉條脫」之對，令以甲科處之，亦爲綯所沮，奏其有才無行。大中十三年始授隨縣尉。坎壈終身，終仕國子助教。

庭筠精音律，能逐絃吹之音，爲側豔之詞。既以久遭擯抑，負「士行塵雜，不修邊幅」之謗，鬱鬱不得志。於是益趨頹放，狂遊狹邪，痛飲酣醉，流連聲伎，以寄其抑鬱不偶之情，故其詞多剪紅刻翠之句。有菩薩蠻十四首，張皋文以爲「感士不遇也」，有離騷「初服」之意（詞選）。陳廷焯亦謂「全是變化楚騷」（白雨齋詞話）。論者多斥之爲牽附立說。今按其菩薩蠻詞云：

小山重疊金明滅。鬢雲欲度香腮雪。懶起畫娥眉。弄妝梳洗遲。

照花前後鏡。

花面交相映。新貼繡羅襦。雙雙金鷓鴣。

又云：

竹風輕動庭除冷。珠簾月上玲瓏影。山枕隱穠妝。綠檀金鳳凰。

兩娥愁黛淺。

故國吳宮遠。春恨正關情。畫樓殘點聲。

二詞描摹婦女情思，曲折細微，固與其放蕩生涯有關，然閨怨愁苦之中，恐亦不無已身擯抑失路之懷，寓此於彼，以抒其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之慨，猶白居易之有琵琶行，劉夢得之作泰娘歌者是也。劉融齋藝概謂其詞「類不出乎綺怨」，何庭筠詞怨之多也？觀其詩作，多有懷才不遇，有志難酬之感慨。「韜鈴豈足爲經濟，巖壑何嘗是隱淪。心許故人知此意，古來知者竟誰人？」

（山中與諸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）憂時感傷，報國無路，讀之動人。「懶起畫娥眉。弄妝梳洗遲」，「兩娥愁黛淺」。故國吳宮遠之句，寧不有託意存焉？菩薩蠻諸篇，固非一時一地之作，然皆失意之作，其寫怨離相思之情思，纏綿悱惻之意境，或亦有所爲而發耶？美人香草，乃古典詩歌比興寄託傳統之所在，即或溫詞雖未必有心存託喻之意，而讀者未必無託喻之聯想。湯養仍評云：「芙蓉浴碧，楊柳挹青，意中之意，言外之言，無不巧雋而妙入。」（湯顯祖評本花

間集可謂允論。

溫詞固多應歌之作，蓋詞之初興，體制宜然也。故其詞風，習尚靡麗，重在鏤玉雕瓊，裁花剪葉。其菩薩蠻詞，色彩雖極穠艷，但與其內容却極調和，意境也自有深遠者。如「楊柳又如絲。驛橋春雨時」，「春夢正關情。鏡中蟬鬢輕」，「花落子規啼。綠窗殘夢迷」，「鸞鏡與花枝。此情誰得知」，皆含思淒惋，不必求工，已臻絕詣，豈獨以瑰麗勝人哉！

庭筠詞亦有穠淡相間，或空靈疏蕩，別具風神者。其更漏子云：

玉爐香，紅蠟淚。偏照畫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鬢雲殘。夜長衾枕寒。
梧桐樹。三更雨。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。空階滴到明。

又夢江南云：

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腸斷白蘋洲。

更漏子寫離情，上片穠麗，下片疏淡。「梧桐樹」數語，其語彌淡，其境彌幽，其情彌苦。夢江南則盡去穠艷，不事雕飾，其細密之情思，以婉約之筆調出之，在溫詞中別具一格。

溫詞之雕績滿眼，藻麗辭豔，固為其特色。詞中多有金鸚鵡、金翡翠、金鸞鵲、金鳳凰、金縷、金雁、玉鈎、玉樓、翠翹、翠鈿、珠簾、繡簾、鸞鏡、畫羅、頗黎枕、鴛鴦錦等華麗字面，此乃城市物

質生活之鮮明反映。然過於繁縟，過於穠豔，則羌無意趣，此又未可爲賢者諱矣。

庭筠出入歌場舞榭，跡近里巷歌謠，所作之詞，多受民間曲子之影響。今傳溫詞六十九首中，用調十九，菩薩蠻、夢江南、楊柳枝、清平樂外，其餘各調，皆不見於前此文人詞。所創各體，如更漏子、歸國遙、定西番、南歌子、河瀆神、玉蝴蝶、遐方怨、訴衷情、思帝鄉、河傳、蕃女怨、荷葉杯等，或來自民間，或就歌詩中變化而出，然參差緩急皆有法度可循，與詩之句調絕不相類。王國維謂雲謠雜曲中，「天仙子詞特深峭隱秀，堪與飛卿、端己抗行」（人間詞話）。庭筠菩薩蠻詞之舞麗正可媲美雲謠。其南歌子七首，胡國瑞先生在論溫庭筠詞的藝術風格一文中，以爲是「前後一貫，寫一對青年男女從追慕而相思而歡合而又相思」之聯章體，並謂「頗有南朝樂府民歌的餘風，這應是它所以令人感到新鮮活潑的重要原因」。於此可見溫詞表現手法所受民間詞之影響。

世以溫庭筠、韋莊並稱「溫韋」，蓋同爲花間詞人也。然詞風迥異，介存齋有「嚴妝」與「淡妝」之喻，王靜安作「句秀」與「骨秀」之評，夏承燾先生溫密韋疏、溫隱韋顯之說，論之尤詳。韋莊（八三六——九一〇），字端己，長安杜陵（今陝西西安市東南）人。韋應物四世孫。孤貧力學，才敏過人。廣明元年應舉長安，正值黃巢入破京師，莊目睹戰亂，遂於中和三年在洛陽作秦婦吟詩，時

人因號之曰「秦婦吟秀才」。後遊江南，有菩薩蠻諸詞，反映其當時春衫年少，紅袖相招之生活樂事。昭宗景福二年入京應試，次年第進士，爲校書郎。乾寧四年，李詢辟爲判官，奉使入蜀。後依王建，爲掌書記。及朱全忠篡唐自立，乃勸王建稱帝，定開國制度，爲吏部侍郎兼平章事。蜀高祖武成三年，卒于成都。

韋莊以北人仕於西蜀，不無眷念故國之意，早歲浪游江湖，亦多懷舊傷時之思。積愴抑鬱，而善以清簡之筆直探胸臆，風格似達而鬱，似直而紆，似素而麗，遂於清麗之中，見杳邈遠意。其清平樂云：

春愁南陌。故國音書隔。細雨霏霏梨花白。燕拂畫簾金額。盡日相望王孫。塵

滿衣上淚痕。誰向橋邊吹笛？駐馬西望銷魂。

其浣溪沙又云：

夜夜相思更漏殘。傷心明月憑欄杆。想君思我錦衾寒。咫尺畫堂深似海，憶來

唯把舊書看。幾時攜手入長安？

二詞可見一斑。

按楊湜古今詞話曰：「莊有寵姬，資質豔麗，兼善詞翰，王建聞之，託以教內人爲詞，強莊奪

去。莊追念悵快，作謁金門「空相憶」云云，情意淒怨，人相傳播，盛行於時。姬後聞之，遂不食而卒。堯山堂外紀、十國春秋皆記之，前人說詞亦多引爲本事。此事頗有助於端已詞風之理解。然古今詞話今不傳，趙萬里輯得六十七則，而此則諸本所記不同，或以爲小重山詞，或以爲荷葉杯詞，故近人頗疑之，以爲韋莊入蜀，年逾六十，未必有其事，澠之所記，近於附會云。

今按韋莊詩有悼亡姬一首，又有獨吟、悔恨、虛席、舊居四首，全唐詩注云：「俱悼亡姬作。」差是。其悔恨云：「六七年來春又秋，也同歡樂也同愁。纔聞及第心先喜，試說求婚淚便流。幾爲如來頻歛黛，每思閒事不梳頭。如今悔恨將何益，腸斷千休與萬休。」此詩首聯明言其與姬共同生活已有六七年。頤聯乃追述及第求婚事。頤聯寫婚後之情愛。尾聯述悔恨之痛苦。夏承燾先生韋端已年譜記云：「大順二年，五十六歲。……端已五十以後，六七年間，求仕求食，來往萬里，至此仍失意歸。」景福二年，五十八歲。入京應試，落第。『昭宗乾寧元年，五十九歲第進士，爲校書郎。』以此觀之，韋莊求婚之事，不可能在爲「求仕求食，來往萬里」，漂泊失意之時，詩亦明言在「纔聞及第心先喜」之後。韋莊六十二歲時奉使入蜀，六十六歲爲西蜀掌書記，自此終身仕蜀。詩中所云共同生活已有六七年，正值此時也。詩爲悼亡姬作，而題作悔恨，所悔恨者何？似有難言之隱，惟尾聯「腸斷千休與萬休」句，說明悔恨之深，痛苦之極，已非一般。細讀之，所悔恨

者，似當在領聯中求之，求婚之事適纔聞及第之後，而今每試說之則悔恨淚流矣！蓋姬因婚而隨莊入蜀，遂有王建強奪、不食而卒之事。故題雖爲悔恨，然詩中又不能明言之矣。韋藹編莊集在蜀，故諱而不錄其悼亡姬詩。後始收入集外補遺中，此亦可爲王建奪姬事之一證。韋莊求婚事既在及第之後，共同生活數年，固在六十以後，似不必以韋莊入蜀年逾六十而諱言之。楊湜古今詞話，胡仔雖曾指之「牽合爲說，殊無根蒂」，但楊去五代未遠，傳聞亦有所據，不可謂純屬虛構。且韋莊正因此有一真實感情經歷，故其詞中如荷葉杯、女冠子、浣溪沙、謁金門、小重山諸闕，寫得真切具體，直抒情意，使詞從僅供傳唱之豔曲，進而爲詞人用以抒寫情懷而極具個性之文學矣。

南唐馮延巳詞，與溫韋相伯仲也，向有分鼎三足之評。所作思深語麗，韻逸調新，纏綿忠厚，極沉鬱之致，窮頓挫之妙，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故人間詞話許爲「深美閎約」。於北宋詞人影響尤鉅，劉融齋謂「晏同叔得其後，歐陽永叔得其深」（藝概）是也。

延巳（九〇三——九六〇），一名延嗣，字正中，廣陵（今江蘇揚州）人。父令頤，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。延巳有辭學，多伎藝，善辨說。工詩，雖貴且老不廢，尤喜爲樂府詞。能書，似虞世南。初烈祖以爲秘書郎，使與元宗游處。曾爲元帥府掌書記。及元宗立，延巳由諫議大夫至

同平章事。數居柄任，欲以武功拓境，爲常夢錫、江文蔚諸人所攻，目爲宋齊丘黨。時既失湖湘，人皆歸咎，延巳自劾，而元宗待之如初。及周師大入，割江北地，始罷延巳，猶爲官傳。逾年卒，年五十八。

前人論正中詞，多兼及其人，褒貶不一。馮煦陽春集序謂其「俯仰身世，所懷萬端，繆悠其辭，若顯若晦，揆之六義，比興爲多。」其憂生念亂，意內言外，迹之唐五季之交，猶韓致堯之於詩。翁之於詞，其義一也。「所論不無過譽之嫌。張皋文則斥其專蔽固嫉，又敢爲大言，並謂蝶戀花數章，蓋爲排間異已而作。」（詞選）周樺圭、陳亦峰皆鄙其人爲無足取。此則惑於南唐朋黨攻伐之辭，亦屬調詆。觀其所作，情詞悱惻，可羣可怨，含思悽惋，藹然動人，洵開北宋一代風氣，爲五代一大家。王靜安謂延巳詞，鵲踏枝、菩薩蠻十數闕最爲煊赫。（人間詞話）其鵲踏枝云：

誰道閒情拋棄久？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。不辭鏡裏朱顏瘦。

河畔青蕪堤上柳。爲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滿袖。平林新月人歸後。

又菩薩蠻云：

畫堂昨夜西風過。繡簾時拂朱門鎖。驚夢不成雲。雙蛾枕上顰。金爐煙裊裊。

燭暗紗窗曉。殘月尚彎環。玉箏和淚彈。

又采桑子云：

花前失卻遊春侶，獨自尋芳。滿目悲涼。縱有笙歌亦斷腸。
林間戲蝶簾間燕，各自自雙雙。忍更思量。綠樹青苔半夕陽。

凡此皆含蘊深遠，且又不爲任何現實事件所可拘限。如鵲踏枝中之間愁，菩薩蠻、采桑子中沉痛悲涼之心境，但爲「身仕偏朝」，「國勢岌岌」所醞釀之「危苦煩亂」之感情境界，而非任何可以確指之感情事件，既不同於溫庭筠以應歌爲主之清絕之作，也不同於韋莊之但拘於一己之情詞，而能給讀者以更多思考之餘地，更易自其中產生較之溫、韋諸作更深更廣之聯想。故王靜安云：「溫韋之精蘊，所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淺也。」（人間詞話）其不以前人評溫詞「深美闕約」爲然，而轉以許正中，正當由此悟入。

馮詞之藝術手法亦自有別於溫韋。韋詞略具情節，上下文聯係緊密，句間多有關聯詞承轉，以直綫型敘事爲主。語言清新明朗，直抒情懷。溫詞則極少使用關聯詞，每截取富有特徵，可以調和之諸物象構成藝術境界，表現人物情思。詞句過於雕琢、堆砌，句法結構並置多於連續。馮詞不重敘事，而着力抒寫人物內心無可排遣之哀愁，家國身世淒愴悲涼之感慨。取材豐富，境界開闊，表現手法較多變化，開闔動蕩，筆端靈活，思深力銳，層折特多，若有寄託，若無寄託，

含蓄深蘊，耐人玩索。語言則清新流轉，上下文有聯係，然無任何感情事件之敘述。句間少有關聯詞承轉，詞中景物渾然爲一種感情境界。在纏綿悱惻之「閒情」、「春愁」中，隱喻其對南唐王朝沒落之關懷與憂傷。或謂韋莊詞直切之風格，與其敘事之特點，源于樂府古詩；溫詞之表現手法自律詩中來。馮詞之深美閑約，鬱伊惝怳，「託兒女之辭，寫君臣之事」，若欲於詩騷中求之，則屈賦諸篇，殆近之歟？

舊傳詞之有專集，始自溫庭筠握蘭、金荃。歐陽炯花間集序僅稱「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」，而未言及握蘭。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溫飛卿詩集五卷，握蘭集三卷，金荃集十卷。而清顧嗣立跋溫飛卿詩集謂見宋刻金荃詞僅一卷，與歐陽炯序同。握蘭、金荃疑當是詩文集名，而金荃又爲詞集名矣。然此顧氏所見之宋本金荃詞一卷，既未見藏書家著錄，也未聞有流傳，是可疑也。五代後蜀趙崇祚輯花間集，收溫詞六十六首。近人劉毓盤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，有金荃詞一卷，收溫詞七十二首。其中除見於花間集者六十六首外，從尊前集補菩薩蠻一首，草堂詩餘補木蘭花一首，溫飛卿詩集補新添聲楊柳枝二首，歷代詩餘補更漏子一首，詞律拾遺補定西番一首。又王靜安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有金荃詞一卷，收詞七十首，較之劉輯本，所未收者，即歷代詩餘所載之更漏子，與詞律拾遺所錄之定西番。又盧冀野溫飛卿及其詞一書輯有詞錄，稱「此

殆最可信之溫庭筠詞集矣，得詞六十七首，乃據花間集、尊前集而錄之也。又有舊題溫庭筠撰之金奩集，朱祖謀以鮑渌飲從錢塘汪氏借鈔本刊入彊村叢書，計詞一百四十七闕。鮑氏云出自明正統辛酉海虞吳訥所編之四朝名賢詞，以全唐詩校勘，中雜韋莊、張泌、歐陽炯諸人詞六十四首。王輯本跋云：「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闕本」，疑即此。蓋王氏誤金奩爲金荃矣。王氏云：「除四人外，尚得八十三闕，然此八十三闕盡屬飛卿否，尚待校勘。」按應是「除三人外，尚得八十三闕」，其中有韋莊詞一闕，鮑氏誤記作溫詞者，有失名和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；又菩薩蠻二十首中注有「五首已見尊前集」而未錄。實錄溫詞僅六十二首，皆見於花間集。

韋莊詞集，未聞著錄，蜀檮杌稱莊有集二十卷，又有浣花集五卷，乃莊弟藹所編。崇文總目稱莊有浣花集二十卷，郡齋讀書志著錄浣花集五卷，云「偽史稱莊有集二十卷，今止存此」。可知二十卷集，南宋時已亡佚不傳。韋詞在二十卷集中與否，亦已不可考。韋藹所編之浣花集，乃詩集。宋史藝文志著錄韋莊浣花集十卷，與今所存明汲古閣本卷數同，疑當時已析爲十卷矣。今傳韋莊詞，有花間集所收四十八首，金奩集同。又有劉毓盤輯本、王靜安輯本，皆稱浣花詞一卷，從其詩集名也。又有胡鳴盛輯韋莊詞注一卷。又有夏承燾審訂、劉金城校注之韋莊詞校注一卷。王輯本、胡輯本、劉校本所收韋詞皆五十四首。其中從花間集錄四十八首，尊前集錄五首，

草堂詩餘一首，與全唐詩同。劉輯本則另錄歷代詩餘載玉樓春「日照玉樓花似錦」一首，爲五十五首。

馮延巳陽春集在宋初即已散佚，迨嘉祐戊戌陳世修始爲搜集成書。宋張侃張氏拙軒集卷五云：「香奩集，唐韓偓用此名所編詩。南唐馮延巳亦用此名所制詞，又名陽春。」是馮延巳詞原名香奩集，又名陽春集。陳世修所編名陽春集，殆即仍其舊稱。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馮延巳陽春集。宋人引用或所著錄，多稱陽春錄。宋史藝文志亦稱馮延巳陽春錄一卷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：「世言風乍起爲延巳所作，或云成幼文也。今此集（按指崔公度跋本）無有，當是幼文作。長沙本真此集中，殆非也。」直齋所見陽春錄，長沙本以外，似另有一本無「風乍起」闕。今各本陽春集皆載有詞金門「風乍起」者，殆爲長沙本歟？羅泌跋歐陽修近體樂府，既引崔公度跋陽春錄之語，其校語所據之陽春錄，當與崔公度所跋者爲同一本。此外，未聞流傳。

今所見馮延巳陽春集，最早者爲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。一九三〇年商務印書館曾據天津圖書館所藏舊鈔本排印，今北京圖書館尚藏有傳鈔本。又有明末毛晉汲古閣藏未刻詞舊鈔本，即光緒己丑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本陽春集之所從出者。王跋云：「從彭文勤傳鈔汲古閣未刻詞錄出，斟酌授梓。」彭文勤序目云：「於謙牧堂藏書中得宋元人詞二十二帙，題曰『汲古閣未刻』」

詞」，行款字數與已刻六十家詞同，每帙鈐毛子晉諸印皆精好，特鈔存之。」一九三三年，南京書店印行陳秋帆詞學叢刊本陽春集校箋，於馮原詞，悉依之以爲藍本。又有清康熙己巳侯文燦刻五代宋元人十名家詞本，侯氏謂稿出同邑顧梁汾之見餉。顧氏稿本從何來，則未可知矣。其後有光緒丁亥江陰金武祥重刻侯氏十名家詞之粟香室叢書本。又有清康熙乙未常熟蕭江聲手鈔本，此本現藏北京圖書館。蕭氏手記云係假洞庭東山葉氏樸學齋藏本鈔錄。葉氏藏本乃明嘉靖甲辰冬十一月，少岳山人復初從磬室借錄者。磬室手鈔本，乃嘉靖甲辰秋假文氏鈔本彙錄者。又有光緒壬辰無錫劉繼增校勘本。其所得舊鈔本之來源則未詳。劉氏所刻，僅有硃印數本，未及墨刷，而其版遽毀，極少流傳。一九一八年，無錫圖書館始據所藏硃印本鉛排。又有中國大學鉛印講義本孫人和陽春集校證，藏湖北省圖書館，而以星鳳閣鈔本及一舊鈔本參校，惟不知所采底本及參校諸本來源。今所見陽春集諸本皆出之嘉祐本，由于陳氏刻本久佚，傳鈔中或因鈔手之誤，或爲妄人臆改，各有異同。以上爲余所見知之今傳馮詞諸本源流梗概也。諸本中吳本文字較勝，而鈔手拙劣，蕭本亦多譌誤。金武祥重刻侯本，意在改補侯本譌字脫文，而校勘粗疏，譌脫仍舊。惟四印齋本勘校獨精，蒐集較全，收詞一百一十九首，王氏又輯得補遺七首。並于補遺末記有後庭花破子一首及一殘句，皆見古今詞話，王氏以爲可疑者。